

封面1

第一章 文藝復興的意義背景及一般精神

第一節 什麼叫做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原文 Renaissance 或 Renascence，本有「復生」和「新生」兩個意義。「復生」是說古代希臘羅馬的文藝和精神經過中古時代的隔斷而在意大利及受意大利影響諸國復活的意思。「新生」則說近代文化實萌芽於這時代。這復古和開新兩件事本來只是一件事，所以這兩個意義形似反背而實不反背。

有些歷史家把這兩個拼法不同的字作為兩樣用法：Renaissance 指復古運動，Renascence 指西洋諸民族的一般醒覺和能力膨脹。但普通都用 Renaissance 以作歷史上一個時代或一種運動的名稱。

文藝復興作為一個時代的名稱用時，也有廣狹兩種意義。有些歷史家

稱十一至十三世紀爲「中古文藝復興」(Medieval Renaissance)，十四至十六三個世紀爲「古典文藝復興」(Classical Renaissance)；前者是各新民族方言文學產生的時代，後者是希臘羅馬文藝被提倡和被模倣的時代。這是廣義的用法。但普通所謂文藝復興，都指古典文藝復興而言，本書所論，也以古典文藝復興爲限。

歷史上的時代都不能分割的很清楚，文藝復興時代當然也是如此。但普通都把一四五三年定爲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因爲在這一年，中古的文化中心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被土耳其人陷落，一般希臘學者帶着古代許多稿本逃難到意大利來，給意大利學者以研究古學的極大便利。至於文藝復興時代的結束，則普通都以十六世紀末葉和十七世紀初期新古典主義之成立爲分界線，因爲自從新古典主義成立，便只存古代文藝的形式，不復有古代文藝的精神了。關於此，後文還有較詳的說明。

文藝復興是在整個歐洲的立場上說的，不是就那一個特殊民族說的。這點意思也應該首先明白。但因意大利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發祥地，其餘諸國都直接間接受着她的影響，所以我們一提起文藝復興，就馬上要聯想到意大利，彷彿這是她獨有的事業。因此，韋爾斯曾經警告過我們：「再生二字係指西方全部而言，與十四十五兩世紀時意大利之文藝復興不能混而為一。」（漢譯世界史綱六三〇頁。）

第二節 前夜黑暗的一斑

既然叫做「復興」，以前必定有過一個「新興」和一個「不興」。我們要明白這個「復興」的意義和價值，必須先曉得它以前是怎樣的「不興」——換言之，我們應該先曉得一點文藝復興前夜的狀況。

但是我們可以不必去回顧中古，只消把文藝復興時代直接對它反動的那些情形一看就明白了。因為這些情形便是中古的遺物，而這些遺物是

直到十六世紀還存在的。唯其有這些遺物的繼續存在，文藝復興運動纔繼續有它的對象；等到這些對象完全消滅，那就不成其爲運動了。譬如我們的白話文學運動，當它進行的期間，正是古文學還在得勢的時候。

在十五十六兩世紀之交，荷蘭有個學者名叫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7-1536），他是文藝復興時代最熱心的知識運動者，也是宗教改革運動最有力的先鋒。他用拉丁文做了一部書，叫做愚之讚美（*Incomitum Moriae*），對於當時一般知識界加以嚴酷的諷刺。我們從這書裏，就可看見文藝復興前夜知識界黑暗的一斑。

我們依據伊拉斯莫斯的書，知道當時的知識界包括文法家，修辭學家，詩人，哲學家，僧侶，神學家等等。

文法家就是一班教書匠，他們的生活是很苦的，但是伊拉斯莫斯書中的愚昧卻相信他們非常快樂，因爲他們都是自命不凡的人。「他們的職業

只是講述愚蠢的故事，而皆自謂其智慧勝過最有經驗的哲學家；然而他們卻有一種藝術，能使一般尋常人（如他們的學生的父母）都把他們看做非凡人。」

詩人呢——「他們的職業只求取悅愚人的耳朵。而修辭學家也是被愚昧引為己黨的。」

「長鬍子短袍子」的哲學家們，則都「自命為智慧的唯一寵兒，而其餘人為鄙穢的俗物。」他們一輩子都「在建造空中的樓閣。他們是無所不通的，然而彼此之間卻永遠聚訟不休，沒有那一個問題曾經得着二人以上的一致解決。他們所研討的，大都屬於「能有多少天使在一個針尖上跳舞」一類的問題。」

但是尤其可怕的，還要算一班依仗教會勢力的神學家。原來自從中古以降，宗教的黑霧便已籠罩了全歐的知識。教王、教士和神學家們，霸住了知

識的絕對大權，絕不容人有所懷疑，有所問難。所以伊拉斯莫斯書中的愚昧，提起神學家時，便說，「最妥當是將他們略過不論……因為他們大概都是很激烈很熱心的人，我要惹他們時，便要羞辱地被迫聲明撤消自己的意見，如果我堅執不肯，那就立刻要黥我為異端，並宣布驅逐出教，因為這就是他們用以遏制反抗者的精神的武器。」

如此，當時的知識界實在同時受着愚昧和專制的兩重壓迫，而文藝復興運動就無非是對於這種壓迫的反動罷了。

第三節 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發祥地

但是愚昧和專制的狀態也已維持到幾百年，何以必要等到十四世紀纔起反動，又何以反動的開始偏在意大利呢？

對於這個問題，歷史家已經有過種種的解答，現在略舉幾條如下：

(一) 中古時代人民飽受死亡流離的慘痛，所以把基督教會和他的

的出世觀念視爲唯一寶筏。後來社會秩序漸定，人民漸有餘暇去運用他們思想和感情，所以對於出世觀念就發生一種反動。

(二)到了十四世紀時，日耳曼民族的事業差不多已經成功，所以中古的文化也就不得不退老林泉。(以上對於時間問題的解答，見陳衡哲的歐洲文藝復興小史)

(三)意大利本是上古文化的老家，羅馬帝國雖曾亡於日耳曼蠻族之手，而人民對於他們祖先的遺業卻終不能忘懷。

(四)由於賢明君主的獎勵文藝，如佛羅稜薩 (Florence) 城邦的加司莫 (Cosimo) 和他的孫子羅稜索 (Lorenzo)。

(五)由於地理上的關係，因交通和商務的便利，使意大利的城邦感受到異種人的激刺和上古文化的遺跡。

(六)由於人種的關係，因為意大利人民是具有愛好文藝的天性的。

（以上答地點的問題，亦見陳著。）

（七）以意大利歷史地理之關係，脫離宗教關係較易。

（八）以意大利政治社會之倣擾而生活之感益形深刻。

（九）以貴族諸侯之習於華奢，而適與美術以提倡之機。（以上見蔣方震的歐洲文藝復興史，亦答地點問題。）

這些解答，雖都不無一部分的真理，卻都沒有尋到最後的原因，故如第一條和第八條便已發生牴觸；究竟文藝復興利在安定的社會呢，抑或利在倣擾的社會？再問一句：究竟當時意大利的政治社會是安定的，還是倣擾的？據歷史的記載，我們知道各城邦的情形不同，而各有它的安定的和倣擾的時代，從知這社會秩序的關係不能圓滿解決上面提出的問題。

要知文藝復興運動何以發生於十四世紀，及何以發生於意大利，應該知道一個重要的事實——便是歐洲經濟上由封建制度到商業資本主義

的一大變動。這個變動在十二世紀時便已逐漸進行了，而意大利因為地位的關係，商業資本主義發生最早，發達也最速。當十字軍的時代，西歐的兵士大批東征，意大利為必經之道。當時熱那亞（Genoa）和威尼斯（Venice）的商人以船舶供給他們東渡。他們有的無力付船資，便替這班商人服兵役。途中所過大城市，十字軍兵士幫他們攫奪了來，後來這些城市都歸入威尼斯共和國。版圖因而替威尼斯商人造成一條到東方各埠的穩便道路。及到十四世紀，熱那亞、威尼斯、佛羅稜薩、米蘭（Milan）諸城就都成為強有力的都市了。同時一般商人也成為一個強有力的階級。

殷富的商人階級既發見了現世的享樂，對於宗教的出世主義自然要起懷疑，同時教堂卻因富足而流於腐敗，便促成文藝復興的效果之一——宗教改革運動。

又因商人的繁榮都是自力經營的結果，所以他們都相信自己，而個人

主義因以發達。個人主義既發達，當然大家都要厭棄中古的神祕，而傾向於古典的人本位的精神，於是乎古學繼有復興的可能和必要。

商人是需要市場和原料的，因而促成了地理上的發見，十五世紀中熱那亞航海家哥倫布（Columbus）之發見新大陸，便是這種事業的最高成績。又因眼界開拓而知識的欲望漸漸發達，更因航海和發見的事業莫不需要利器，而於是乎有科學。

如此，這時代一切方面的變動和發展，實都起於經濟制度變動的一元。明白了這一點，纔曉得文藝復興運動所以發動於十四世紀的意大利乃是必然的事。

但是十四世紀不過是文藝復興的發動，這種運動卻要繼續到十五世紀，乃至十六世紀，故十五六兩世紀的意大利政治社會狀況便是文藝復興運動的直接背景。也屬不可不知。

先就歐洲的一般情形看，這兩世紀中政治上的普通傾向，就是（一）要建立王國，（二）要擴充那已建立的王國。英吉利王國在大陸上的地面多半喪於法蘭西，故到十七世紀初期就和蘇格蘭合併了。法蘭西王國既已取得英國的領土，又復幾度嘗試要侵占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在意大利，則情形愈加複雜。

在當時意大利的北部，有無數的小城邦（city states），或自命爲公國（duchies），或自命爲君國（principalities），或自命爲共和國（republics）。起初，這些小城邦總採取共和的政體，後來有野心的軍事領袖或政治領袖取得權力，便自立爲君，爲公，而對人民壓迫了。這些君或公，則或爲其他的君或公所篡奪，或因革命而被推翻。於是就許再有一段共和的時代，而後又有其他的軍閥出來取得政權。這就是十五六兩世紀中意大利北部諸城邦政治上的大概情形。

諸城邦之中，算威尼斯最大最強，它的領土占了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又有希臘東北部的大部分地面，以及地中海沿岸的許多城。當文藝復興期間，威尼斯的大部分時間都忙着對土耳其人戰爭，只能偶爾顧及意大利的其他城邦罷了。米蘭，則西面須抗拒法蘭西的軍隊，東面須抗拒威尼斯的軍隊，所以也無多餘暇去從事文化。獨有佛羅稜薩，雖經許多的外患和革命，而美地奇（Medici）一族卻能繼續地掌握幾百年的政權。至於威尼斯，費拉拉（Ferrara），曼圖亞（Mantua），波落加（Bologna），熱那亞諸邦，則在這二百年中，一盛一衰，已不知幾經更迭了。這些小城邦間或聯合而對外，但若無外患，它們便從事於內爭，彼此間的小戰無時或已，爲的它們都要維持自己的獨立。

在這些獨立城邦之南，居意大利中部，則爲「教王領土」（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或 Papal States），它的中心是羅馬，它的理論上的統治

者就是教王。從一四〇〇年到一六〇〇年這一段期間，歷任教王都從事於維持領土和擴張領土的奮鬥，或則簽訂條約，或則訴於戰爭。因為他們的領土夾在意大利的中段，北面受着獨立諸城邦的壓迫，南面受着西西利王國（Kingdom of the Sicilies）的侵陵，時時都有觸發戰爭的機會。西西利王國就是後來的奈泊爾斯王國（Kingdom of Naples），它的南部，則先曾為諾爾曼人（Normans）所統治，後又落入西班牙人及法蘭西人之手。如此，分地，易主，戰爭，訂約之事，無時或已；當文藝復興運動進行的二百年間，整個意大利都在擾亂的狀態。

然而十五世紀的意大利文明是燦爛的。當時意大利北部諸侯王，無不有一班才華贍富的廷臣、詩人、畫家、學者、雕刻家圍繞着。過去的傳統已經破壞了。巨大的財富適足造成巨大的不道德。羅馬共和時代和希臘雅典時代的那種愛國主義，是十五世紀的意大利人所不曉的。人人都擇主而事，誰化

錢慷慨，誰就是主兒。暗殺，陰謀，倒戈，是那時政治生活上司空見慣的事，就是教堂，也目流於頹廢。神聖的教王也和權貴們同流合污，但求增殖個人的財富，不惜參與他們的陰謀。

這樣，由富麗和罪惡混合織成的一種文明，便是文藝復興運動的最近背景。

第四節 人文學者

社會的組織既然變更，自有一班新的知識階級出來適應它的需要。十四世紀以後，意大利已經進入了商業資本主義，商人階級居了統治者的地位（例如美地奇是銀行家出身），封建制度下的知識階級自然都要落伍了。代替他們而起的，就是一班從古典學問（希臘羅馬的學問）裏去替新生活尋求理論根據的人們。歷史家稱這班人們爲「人文學者」（Humanists）。他們是研究「古文學」（Humanities）的。他們的學問叫做「人文

主義」(Humanism)。席勒爾(F. O. S. Schiller)解釋這個名詞道：

「記得『人』是一切事物——就是他的整個經驗世界——的尺度，若果這個標準尺度錯了，我們的一切度量就都無效……這一點，就是人文主義的真正根源，其他一切附帶的學說無不由此出發。」(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說得簡單些，所謂「人文主義」就是以「人」為本位的學問，就是中古的以「神」為本位的學問的反動。新的知識階級為應付變動社會的需要，急欲建設一種新的學問，但這種新學問憑空建設不起來，所以不得不求之於建在類似的經濟基礎上的古典時代。這樣，人文學者的「復古」並不就是「離今」，卻是依托遠古以排斥近古，而期能適應現今。

於此，我們有一點要問的，就是這些古典的學問何以經過長夜漫漫干戈擾攘的中古而仍能保存呢？保存它的又是誰呢？大概文學藏匿的地方不

外三處。其一是各地的寺院，因為這些寺院多是古代稿本收藏的地方，雖然中古的長老僧侶們大都愚闇，現放着寶藏不能享用，但是他們的保存之功卻不可埋沒。其二是東羅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因為希臘亡後，一般學者大都寄跡於此，及到土耳其人攻入，這纔帶着他們的古代稿本逃到意大利來，上文已經提及了。其三是回教徒所建的國家，因為他們雖是蠻族，卻很注意征服地的文化，希臘哲學科學的書籍靠着亞拉伯文保存的很多。但到文藝復興期，一般人文學者卻不能以亞拉伯文的譯本為滿足，而要去讀希臘拉丁文的原本了。

十四世紀時的意大利人文學者是佛羅稜薩的佩脫拉克 (Petrarch, 1304-1374) 他被稱為「人文主義之父」 (Father of Humanism) 及「第一近代人」 (The first modern man)。在近代人從文學的觀點去看他，他的最大貢獻是用意大利文作的抒情詩。但是他的真正價值